

歷史空間

解讀陳布雷之死

賀越明

想到這個題目，並非「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因為廣州《南方周末》去年12月2日刊出《因德而死，責盡而亡》一文，對陳布雷之死提出新解，很難不讓人再作思考：這位著名人士的自殺，是否可以用「責盡而亡」予以概括和解讀？該文作者何懷宏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想必對生命哲學命題有所研究，在文中先舉清末的陳天華烈士為例，申明「但其蹈海赴死與其說是為了革命，不如說是為了道德」；而其文之重心，則在評說陳布雷的自盡。認為「用他自己所說的『油盡燈枯』似最能概括其自盡的直接起因」，並引證陳自盡前夕的「雜記」，說明他是認識到生命「沒有意義」而做出這一抉擇。確實，人之呱呱墜地，大致相同，但離世的方式卻多種多樣，即便自盡而死，原因也各各不同，自覺積勞成疾、油盡燈枯，當是其中之一。去年一年，內地有不同地區不同職務的好幾位官員先後自盡，事後當事人所在單位的解釋，大都是「壓力太大」或「不堪重負」。姑且不論其真偽，這類理由與「責盡而亡」何其相似乃爾？可見，一旦剝離了人物的身份以及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責盡而亡」之說可用於張三、李四或王五，不僅失之於簡單和抽象，而且是毫無解析作用的。從文章看，作者很清楚陳布雷並非一個平頭百姓，而是一位身居要職的政治人物，但在分析其死因時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一點，強調的是其為人子、為人夫的一面。陳布雷於1948年11月12日在南京吞服安眠藥自盡，固然是個人行為，但因其身份不同尋常，便成為一個引發關注的政治事件。當其時，他既是總統府國策顧問，又代理國民黨中央

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因長期為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起草文稿，是公認的「文膽」和「近臣」，所以他如此死法頗使最高層始料不及，想方設法予以掩飾和曲解，而輿論界則有強烈反應，各種報刊議論紛紛，充斥不同的推測和說辭。上海有份報紙刊出陳的遺書時，還配上一首七絕：「能忠明主亦奇賢，讀罷潛然復黯然，今日民間諸般苦，嗟君臨死一無言。」除了國民黨的黨報之外，對於此一事件的評議幾無褒義。其中，以持論中肯、分析深刻而言，香港文匯報11月20日社評《陳布雷之死》可稱個中翹楚。這篇社評根據陳的遺書和「雜記」，歸納出其蓄意自殺的三個原因：第一，他看到大局已絕望了，所謂「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來，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支持」，就是說明大局已到山窮水盡之境，深歎「書生無用」，了此殘身。第二，他看到蔣威望已完全倒了，從一個「民族英雄」變成「國民公敵」，不僅人民反對他，連多年追隨他的死黨也已崩離析，遺書所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讒語者，不知凡幾。」根據「主辱臣死」之義，遂以一死以明志。第三，可能是受了蔣的責罵侮辱。蔣氏這一陣的衝動易怒，是可以想像的，罵太太，殺愛犬，一切都是反常的表現。但這樣的喜怒失常，對於「一介書生」的陳布雷，畢竟還是受不了的。在遺書中，就充滿着這種如泣如訴的情緒。很明顯，陳布雷之死，絕非個人因素起主要作用的「責盡而亡」，而是大勢已去的局面導致沉重的心理壓力，使他看不到任何前途，也確定無法扭轉，不得不選擇走上絕路。這種大廈將傾所帶來的巨大壓力，其同僚也感同身受，莫能例外。次年二月十二日早晨，與蔣介石「義結金蘭」的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於廣州，算是其時絕望之人無獨有偶的佐證。稱如此死去是「責盡而亡」，除了涉嫌美化之外，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符合情理的成分。鑒於陳布雷的特殊身份，香港文匯報的社評還有一番鞭闢入裡的剖析：「有人以陳氏之自殺為『屍諫』，其實完全是比擬不倫的。因為『屍諫』是規君之過，而他的自殺，只是為了『此身已非自效危軀之身』，他對於蔣氏近年的所作所為，不僅認為毫無過錯，而且希望『惟公善葆政躬，願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的成功。』」因為，「他的心目中，只有一個蔣氏，以蔣氏之喜怒為喜怒，他固然看不見人民，就是所謂黨的利益，對他也無所容心。蔣喜歡什麼，他



陳布雷。網上圖片

說就什麼，蔣不喜歡的，他就用一切方法不讓他知道。千百萬人民的宛轉哀啼，求生無路，他決不會有動於衷。而蔣氏要是受到一點刺激，或者地位受到影響，他就徬徨無措，最後且不惜一死以明志。」所以，「他的死，可以說是為蔣氏個人殉節。為國而死，固然談不上，就是對於這個政權，也沒有任何盡『忠』到底的意念。他全部遺書的氣氛，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社評更認為：「像陳布雷這樣的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中國數千年封建專制下的一個典型，那就是『臣妾』的典型。」「一切的知識分子，假使到今天還不能覺悟而努力從封建的關係中解放自己，以全心全力貢獻其聰明才智，為人民服務，則道路將越走越狹，最後免不了走上『臣妾』之路，那就無可救藥了！」這篇社評係時任香港《文匯報》總主筆的徐鑄成所撰，收入1984年武漢大學為其出版的新聞評論集。據徐鑄成在回憶錄記述，他初進報界時將陳作為前輩仰慕，後來有過零星交往，他在上述社評中闡發的見解應屬恰如其分的知人之論，對月旦人物提供了一個極其可貴的範例。陳布雷以特殊方式辭別人世，距今已逾一個甲子。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如他這類政治人物的功過是非，自然可以重新審視和評定，但這必須建立在具體分析的基礎上，而這種分析又不能脫離一定的時空環境。不然的話，只會流於不着邊際的空泛和模糊，可能雖扼要而很膚淺，有新意卻無價值，反讓人生出知人論世的「今不如昔」之歎。

亦有可聞

「春還春節美」

戴永夏

春節又叫「新年」，是我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因為它是一年之始，春的開端，既有豐美的物質基礎，又有多彩的文化內涵，所以它又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南朝梁元帝說：「春還春節美，春日春風過。春心日日異，春情處處多」（《春日》），就是對春節的形象概括。然而春節雖美，卻不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有的人在幾番夢頭大睡，幾場酒醉飯飽之後，抹抹油膩的嘴巴，反而搖頭說：「這春節過得沒意思。」這認識儘管膚淺，但也發人深思：春節之美，究竟美在哪裡？首先，美在過程中。俗話說：過程產生美，春節也一樣。一些春節的美感，就包含在忙年的過程中。如購物有購物的快樂，勞作有勞作的愉悅。剪窗花，寫春聯，紮花燈……都能從中得到藝術的享受，「累且快樂著」。《晉書·王羲之傳》中有一則王徽之的月夜訪戴逵的故事，就堪稱「過程產生美」的經典：（王）徽之（王羲之之子）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戴逵字安道）邪！」這位高士在月夜裡獨坐吟詩，忽然想起外地的好友戴逵，便連夜乘小船前去拜訪。船在江上行了一夜，天亮到達朋友的家門口時，他們也未進，又掉轉船頭原路返回了回來。別人驚問其故，他卻淡淡地說：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我的目的達到了，又何必再去見朋友呢？王徽之在航行的過程中已盡享尋友的樂趣，跟朋友見面反倒不重要了。這跟忙年的過程，大致差不多。其次，美在希望中。春節是一年的開端。此時此刻，人們對新的一年，總有許多美好的願望。有一首古謠唱道：「糖瓜祭灶，新年來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兒要頂新氈帽，老太太要件新棉襖。」過去人們雖窮，但仍對春節抱有樸素而又美好的希望。如今人們生活好了，希望也更高了。有的希望在新的一年裡考上好大學，有的希望找一份好工作，也有的希望在事業上取得更大成績……希望能產生力量，也能帶來快樂。充滿希望的春節，當然也是美好的春節。第三，美在感悟中。有些春節之美，需要知識的鑰匙開

啟，從體察感悟中獲得。比如守歲，如果枯坐桌邊，默然相守，通宵達旦，便索然無味。但如果能走進王安石的詩中，從「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曠曠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中去體會守歲中的詩情畫意，便會感到其樂無窮。即使一人獨處，也有獨處的佳趣。如蘇東坡在《答毛維瞻書》中就寫道：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德，相當一笑也。除夕晚上，風雨淒淒，紙窗竹屋，一燈如豆。一個人守着爐火，品着香茗，吟着詩書，物我兩忘，同樣其樂融融……假如再有一二好友，登門造訪，把盞品茗，談笑風生，小屋內立即春意盎然，主客又可陶醉在「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的優美詩境中，這時的春節更加美不勝收了。春節之美，美在現實，也美在想像，這方面自古不乏其例。南朝詩人鮑照在《代春日行》一詩中就寫道：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柳始青。泛舟楫，齊禱驚。奏《採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弦亦發，採菱傾……詩人在春節這天尚未出門，就想到了外面爛漫的春色：山上翠綠一片，園中百鳥齊鳴。門寒的梅花初放，迎春的楊柳青青。春遊人來到湖邊，蕩起輕舟盪舫，迎着醉人的春風，彈唱起《採菱》、《鹿鳴》……這是多美的意境啊！其實，想像並不是鮑照的專利，正常人誰都可以做到。春節期間，你即使不能外出旅遊，野外踏青，但一想到濃濃的春色正向你撲來，萬紫千紅的春天就在你面前，你不感到這是令人心動的大美嗎？



豆棚閒話

火鍋·東坡骨董羹

倪國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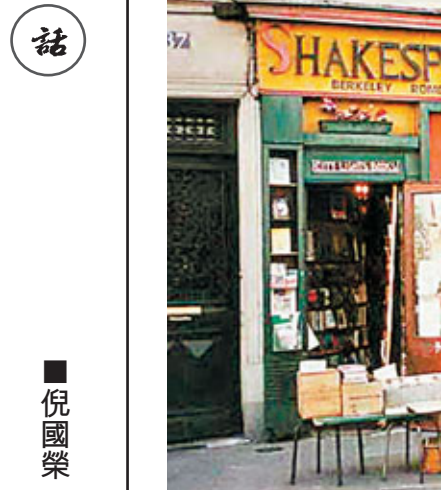
余先父母在二二八淞滬抗戰時逃難成都重慶，故川渝可算是第二故鄉。今在下退休回滬後，隆冬曾去峨眉、山、三星堆旅遊，還專程赴眉山蘇軾出生地一遊，以領略先生當年的風土人情，逆旅不巧遇連雨，品味火鍋不可少，尋尋覓覓找到一家署名「海碗」的農家自助大排檔，「麻辣燙」？自然難不了我，待「茶博士」安排好座位，就開始選料，對推薦新出的一「骨董羹」有些納悶，待店小二拿出，原來是半熟的筒子骨，來自所謂放養黑毛豬，說用特製首飾切割，放在高湯裡煨熬，配上輔料（金針木耳黃花扁扁尖羊耳腐竹粉絲之類）可謂美不勝收：先用吸管吮吸那營養豐富的骨髓，頗有新意，之後，再解凍酥嫩少城，土著割玉勝南京。合和二物歸羹，新法儒家骨董羹。」表明該羹是用芋艿、山藥、胭脂菜等和碎米同煮而成（無固定的譜式，可隨意加減）：明·李東陽《謝邵地官汝

過癮！——根本不必刻意去「海底撈」！事後疑義頓生：此乃東坡居士當年吃過「谷（骨）董羹」乎？回家急忙打開電腦搜索之，並查《辭海》詞條，指古器物，張萱《疑耀》卷五：「骨董二字，乃方言，初無定字……今人作『古董』字。例如古代賣雜貨飲物的，就稱骨董，而它轉用於飲食，則指取魚肉蔬菜等雜混烹製而成的羹湯，其出處見蘇軾《仇池筆記》：「羅浮（墨）穎老（道士）取凡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蘇軾還和了當時同座陸惟忠道士的一聯：『投醪骨董羹內，掘窟盤遊飯碗中。』——須知烹飪時是要放些酒釀調味的。」來三兒蘇過一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後生活很苦：「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誰條半月無。」只能以山藥芋艿充飢（做羹），居士認為「過兒忽出新意，以山薯作出玉糝（雜糧磨成的碎粒，青稞的）：「七日不食，藜藿不

來鴻

莎士比亞書店

王璞



莎士比亞書店。網上圖片

稍微懂得一點歐美文學史的人，沒有不知道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店的。十九世紀初，這兒一度是巴黎的文化大本營。老闆是美國女子西爾維亞·比奇。她1919年在巴黎創辦了這家純英文書店，目標顧客定為在巴黎的歐美學人，經營模式有點像文化沙龍，顧客在這裡可以買書，也可以借書和交換舊書，還定期舉辦書友聚會，推介文化新人。不過，令莎士比亞書店譽滿天下的，還是喬伊斯《尤利西斯》這本曠世奇書的出版。1921年，流亡巴黎的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寫完《尤利西斯》前五章，他將這些章節交給紐約一家雜誌連載，不料卻惹得這家雜誌以色情的罪名遭到法院起訴並被判有罪。消息傳來，打算出版小說的法國出版商打了退堂鼓。西爾維亞·比奇這時向喬伊斯伸出了援手。她冒着經濟與輿論的雙重風險與喬伊斯簽訂了出版合同。運用自己在文學界的號召力，她在書稿尚未完成前，便將首印一百本精裝本賣了出去，買家中包括龐德、葉芝、普魯斯特、紀德和海明威。他們這些二十世紀炙手可熱的文學大師，當時都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常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來到巴黎的海明威，還是初出茅廬的文學發燒友，是比奇幫他找便宜公寓，也是比奇將他引進巴黎的文化圈子。而莎士比亞書店也成為海明威的圖書館，他在此借書甚至不用像其他顧客那樣交保證金，登個記就可拿書走人。在比奇的安排下，海明威在書店二樓樓擁有一張行軍床，可以躺上面看書休息。這張床至今還放在那裡，我看見了。那年我去巴黎，第一時間就跑去瞻仰莎士比亞書店。今天的莎士比亞書店坐落於塞納河畔的 Rue de la Bucherie，巴黎聖母院就在對面。走進書店裡，擦肩而過的多半是操英文的英美觀光客。

豆棚閒話

火鍋·東坡骨董羹

倪國榮

豐富的骨髓，頗有新意，之後，再解凍酥嫩少城，土著割玉勝南京。合和二物歸羹，新法儒家骨董羹。」表明該羹是用芋艿、山藥、胭脂菜等和碎米同煮而成（無固定的譜式，可隨意加減）：明·李東陽《謝邵地官汝

新莎士比亞書店的創始人喬治·惠特曼也是個美國人，一九五一年，老莎士比亞書店被迫於二戰中關門的八年之後，他來到巴黎，在距原址不遠的地方盤下這個店面。那時西爾維亞·比奇還活著，為惠特曼之精神所感，她將莎士比亞書店店名使用權無償贈予惠特曼，並向他提供了原書店的一些珍貴資料和物件。海明威的帆布床，便是那些紀念品之一。我在那張床上坐了一坐，然後就在堆滿了書的狹窄店堂裡尋找海明威的書。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一本也找不着。一問，才被告知，海明威的書只要一擺出來，就被賣光。看來，像我這樣的文學發燒友還大有人在。這位年輕店員還告訴我們，其實他跟我們一樣也是觀光客，店裡其他的打工者跟他一樣，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發燒友，他們白天做店員賺取生活費，夜裡就在樓上的陋室打地鋪，寫作。「看見那位漂亮的小姐沒有？」他指着收銀機旁那位年輕女子道，「她就是老闆，名字也叫西爾維亞·比奇。」原來，惠特曼為了表示對原老闆的敬意，為自己的幼女取了她的名字。西爾維亞·比奇·惠特曼不僅繼承了書店創始人的名字，也繼承了其傳統，她一如繼往地善待未成名作家，把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置於營利之上，將催生偉大作家和偉大思想家視為使命和理想。書店一直堅持每週一晚上在書店旁邊的小公園舉行詩歌朗誦會，周日的下午茶時間則在二樓的小屋舉辦文學講座。還開設了一間作家室，免費供作家寫作，條件是你正在寫作的這本書的價值要獲得老闆的認可，並將寫出的部分交她過目。在法國，莎士比亞書店的經營理念和目標定位為很多書店沿襲。那年，我們受法國寫作協會邀請，在里昂舉辦的中國小說朗讀會的場所，就在位於里昂雷諾河路的一家相似風格的書店。書店店面比莎士比亞書店大一點，被分成了兩個部分，前面部分較大，較為通俗流行的書都擺放在那裡。後面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一塊地方，設計成吧座形式。中央部分是一個圓形吧枱，四周書架環繞。朗讀會就在這地方舉行。旁邊小小的空間擺了七八張椅子，主持者和朗讀者坐在那幾張椅子上，其他人或席地而坐，或倚吧枱門框而立，聽眾與講者幾乎混雜在一起，大家濟濟一堂，不聽他們發言就辨識不出他們的身份：講者還是聽眾？就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生平第一次，我對人朗讀自己的小說。而且也是對着一群法國人用中文朗讀。我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有精通中文者，或只是因為熱愛中國，才在這個寒冷的冬夜趕來這間小書店聽這些中國人唸他們寫中國的小說，無論如何，他們僅僅為了文學聚集在這裡的事實，在我看來就夠傳奇的了。讀書會舉行時，書店營業照常。當我們——四名香港作家和三名法國作家——在吧座裡交替地以中文和法文朗讀中國小說時，前面的店堂裡，逛書店的人們仍然進進出出，來來往往；不時有人自動加入到我們中間，椅子不夠，大家便席地而坐，還有人倚着門框或是書架站着，他們臉上那種神氣，使我想起羅曼·羅蘭小說裡文藝沙龍的人物，使我不由得感嘆，光是為了與這樣的人物相逢，也值得來這兒走走看看。



美味的筒子骨湯。網上圖片